



一纸蝶变 只有一城

本报“好人好报”系列融媒报道

这位“大爱老人”，拾荒助学感动近百万人 爱心接力，他们让这份爱延续

3月11日，本报以《退休干部拾荒4年 原是为捐款助人》为题，报道了鱼台退休干部张福庆拾荒助学的事迹，各大媒体纷纷转载点赞，受到读者及网友的广泛关注。

从老人事迹被报道到爱心店主筹备助学团，再到老人家属参与爱心救助，在他的爱心感召下，晚辈们用行动重走了张福庆老人的“拾荒路线”。如今，这颗爱心的种子已开始萌芽、生长。

张福庆的妻子与儿子利用照片，向记者讲述老人生前的事迹。
本报记者 李岩松 摄



文/图 本报记者 孔令茹
李岩松

老人拾荒助学 却因一场车祸身亡

张福庆是鱼台县一位退休干部，自2014年起不顾家人反对每晚出门拾荒，2017年6月17日拾荒途中因车祸身亡。四年的拾荒生活，张福庆老人深夜捡拾只为不和职业拾荒者“抢生意”，他捐款不留名却写下“乐善好施”，去世后工资卡上只剩一个月工资。

3月6日，本报记者在鱼台采访到张福庆拾荒助学的故事，作为首家采访的新闻媒体，我们多角度、多信息源地采访，试图向读者还原这位令人心生敬意的大爱老人。

3月11日，本报以《退休干部拾荒4年原是为捐款助人》为题报道了张福庆老人的故事，报道当日在本报“齐鲁壹点”客户端点击量达79.1万，各大媒体纷纷转载点赞，得到读者及网友的广大关注。本报持续关注，并作为发起单位，联合鱼台县委宣传部发起成立“张福庆爱心助学团”。



张福庆老人(左二)最近的一张合影，拍摄于2016年，据老伴回忆，当时老人就在每天拾荒，身体变得十分消瘦。
本报记者 李岩松 摄

3月29日上午，“张福庆爱心助学团”在鱼台成立，近20户鱼台当地的爱心企业及店铺顺利加入，并进行首次贫困儿童走访捐助。助学团日后将以困难儿童、贫困学子为主要救助对象，将为每个救助对象建立帮扶台账，开展多对一、一对一的长期帮扶。

对于助学团下一步实际工作的开展，鱼台县委宣传常务副部长吕继军表示，该助学团将接受鱼台县慈善总会指导，同时建立救助对象救助过程档案，及时公布救助活动信息。“‘张福庆爱心助学团’会将爱心送到有困难的学子身边，以此发扬、传承张福庆老人的慈善公益精神。”吕继军说。

重走“拾荒路线” 助学团迈出第一步

3月29日上午，葛波手举沉甸甸的“张福庆爱心助学团”旗帜，也意味着接过了张福庆老人的爱心接力棒。而助学团的logo，也代表着葛波对于“张福庆爱心助学团”的希冀，那就是由张福庆老人的“福”字，延伸出爱心的“心”，

寓意将张福庆老人的爱心传承、延续下去，用心去温暖每一个需要的人。

自张福庆老人拾荒助学的事迹被媒体报道后，葛波作为老爷子生前比较熟络的爱心店主，就成为整个事件的关键人物之一。当一遍遍用语言还原老爷子生前拾荒的场景，葛波心中其实已经种下了这颗爱心的种子。

在其他店铺老板眼中，热心、做善事的葛波是助学团当仁不让的带头人，他肯牺牲个人时间和精力去张罗助学团成立事宜，挨家挨户拜访店铺、征求意见，而拜访的路线，可以说是重走了一遍老爷子生前的“拾荒路”。

“张福庆爱心助学团”成立当日，助学团成员实地走访了一对贫困双胞胎。在鱼台县滨湖街道七所楼社区，13岁的李智宏、李智运双胞胎兄弟父母离异后，一直跟随打零工的爷爷奶奶生活。“给孩子们5毛、1块的零花钱，他们都舍不得花，攒起来买书、买本子……”奶奶李桂英告诉齐鲁晚报·齐鲁壹点记者，今年年初老伴又查出患上了心梗，这个家更是难上加难。

看到兄弟俩身高低于同龄人，张福庆老人的儿子张永建就询问他们的营养情况。得知他们日常为了节俭很少吃肉，张永建立即拿出了1000元钱。同时，助学团成员刘金城、曾现平也分别捐出了1000元，用于改善兄弟俩的日常伙食。

这是“张福庆爱心公益团”捐出的首笔款项。此后，他们将以困难儿童、贫困学子为主要帮扶对象，开展多对一或一对一的救助。

刚收到的千元奖金 老人家属全部捐赠

3月11日，本报刊发的《退休干部拾荒4年原是为捐款助人》的报道感动了很多读者和网友，也获得阿里巴巴天天正能量的关注。在232期正能量

评选中，张福庆老人的事迹荣获天天正能量三等奖，该公益项目组联合本报为张福庆老人的家属颁发了1000元正能量奖金和证书。

“这笔正能量奖金我不能要，要捐给需要帮助的人。”早在3月22日，老人的儿子张永建得到获奖通知后，就告诉齐鲁晚报·齐鲁壹点记者，“张福庆爱心助学团”成立后，他会把这笔钱捐给贫困儿童。

对于张永建来说，每一次听到父亲的名字，对于他来说都是一次痛苦的回忆。父亲去世后，他通过爬山等运动去分散精力，减轻失去父亲的痛苦。

■采访手记

“拾荒”字眼背后深藏老人大爱

“66大寿时许给我的金镯子，到末了也没见着……”张福庆的老伴李桂兰双手捂着额头，闭上眼眉头紧皱，睁开眼时，眼泪顺着哭得发红的脸颊流下来。

采访中，我们试图重走一边老爷子的拾荒路线，一家家去问老爷子有可能接触过的店铺老板，在老板们的回忆中，似乎还原了一个干净、客气又善良的老人形象。我似乎能够想到，熙攘的夜色里，老爷子骑着那辆脚踏三轮车，一家一家跑店铺、找纸箱、装瓶子，又将垃圾分类码放整齐，带着满足的笑容消失在夜色中。

而在张福庆老人的家里，这却是一次小心翼翼地采访。老人拾荒途中被撞身亡，生前反对老人拾荒的家人们，对于老人的去世没有任何心理预期，“拾荒”这两个字对于他们来说十分敏感。

我没有录音，采访本上的记录也只是几个关键的时间点、人名、关键词。坐在李

桂兰老人身旁，我尽量做一位老人的倾听者，听听她

的埋怨和牢骚，拍拍她的肩膀。对于社会来说，张福庆日复一日低调行善，为社会献出了他的爱心，但站在这个家庭的角度，每一次提及“父亲”、“拾荒”这些敏感的字眼，就犹如在他们的伤口上撒盐。

在采访张福庆老人的儿子张永建时，我把一个个问号压在心里，用平实的聊天语气与他沟通，并尊重他的每一个意见。当我看到他听到“张福庆”三个字时眉头紧皱，我的心也被揪得生疼。

是的，我们本意是想让张福庆老人的大爱能力辐射开来，用爱心用温暖、去延续老人的大爱精神，但面对张福庆家属时，站在当事人的角度去想，反复揣摩自己的话是否合适，放弃自己采访者的身份，在尊重的基础之上，去做一个倾听者、做一个交心的朋友。

本报记者 孔令茹



扫码看视频。